

敦煌與絲路

| 3 | 西域南道



敦煌與絲路

3 西域南道

出 版 者：禮來出版社
發 行 人：吳 錦 城
社 址：桃園市大慶街459號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2610號
製 版 者：如意彩色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永裕彩色印刷公司

目錄 4

西域南道 7

樓蘭王國 13

西域南道中古國 21

通向西域南道之路 31

古精絕國遺蹟 44

從樓蘭與精絕看東西文化交流 57

南道綠洲 67

皓光 69

且末 71

民豐 83

崑崙山脈 92

于闐 93

莎車 137

疏勒(喀什噶爾)

139

帕米爾高原

167

公格爾山 175
穆斯塔格山 182
凱茲溪岩 190
斯邦西坡道 200
蒲犁 203
石頭城 205
民塔卡坡道 109

後記

211

西域南道

新疆，就是我國古代所稱的西域。也是「絲路」在我國國境以內的最後一段旅程。因為一道連綿千里的天山山脈，將新疆（古西域）分成天山南、北兩路。從河西走廊，經安西出玉門關以後，經過歷史上有名的「高昌古城」，到達以炎熱著稱的吐魯番。吐魯番，是天山南、北路的分歧點。往北，經迪化（烏魯木齊）、石沙子、伊犁、阿拉木圖到碎葉城，是天山北路。

從吐魯番向西南行，因為塔克拉瑪干大戈壁把南疆分割，因此，天山南路，又更分為南、北兩道。從吐魯番經焉耆、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到喀什噶爾（疏勒）是天山南路中的西域北道。由吐魯番經焉耆、樓蘭（鄯善），沿羅布泊湖西南岸，經木蘭、且末、尼雅（尼壤）、于闐、和闐、皮山，一直到國境極西的蒲犂，則是天山南路中的「西域南道」。從蒲犂越過帕米爾高原的谷地，就進入中亞細亞了。

我國漢、唐時代，經營西域，是以天山南路為重心。而天山南路，又因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將天山南路分成西域南道和西域北道。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是沿西域北道向西，把中國的武力，推進到西域的腹心地境。從此，東西方的交通大盛，文化的交流，貿易的發達，使得國人對漠漠無垠的大西域，逐漸增加了興趣，有更多的憧憬，也漸漸的有了認識和瞭解。

繼張騫以後，漢代另一位邊疆開拓者班超通西域，先後平定了西域五十六國，則是在西域南道的沿線。西域南道，是東西方通路中最南的一條交通孔道。循着這條道路往西，越過帕米爾高原，就可經由中亞細亞，進入歐洲。折而向南，則進入印度，和中南半島的其他各國。後來唐代三藏法師玄奘赴印度取經回國，正是經由西域南道，重回長安。

根據歷史記載，佛教於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開始由西域傳入中土。當時月氏人就是循這條西域南道，進入中國的北方中原，從事貿遷，同時向漢民族的一些士人傳授佛經，介紹佛理，逐漸引起各階層百姓的崇信。自漢代末葉開始，經魏、晉以迄南北朝，沿着這條道路往來中、西的僧人，日益增多。

西域南道

新疆，就是我國古代所稱的西域。也是「絲路」在我國國境以內的最後一段旅程。因為一道連綿千里的天山山脈，將新疆（古西域）分成天山南、北兩路。從河西走廊，經安西出玉門關以後，經過歷史上有名的「高昌古城」，到達以炎熱著稱的吐魯番。吐魯番，是天山南、北路的分歧點。往北，經迪化（烏魯木齊）、石沙子、伊犁、阿拉木圖到碎葉城，是天山北路。

從吐魯番向西南行，因為塔克拉瑪干大戈壁把南疆分割，因此，天山南路，又更分為南、北兩道。從吐魯番經焉耆、庫車（龜茲）、阿克蘇（姑墨）到喀什噶爾（疏勒）是天山南路中的西域北道。由吐魯番經焉耆、樓蘭（鄯善），沿羅布泊湖西南岸，經木蘭、且末、尼雅（尼壤）、于闐、和闐、皮山，一直到國境極西的蒲犂，則是天山南路中的「西域南道」。從蒲犂越過帕米爾高原的谷地，就進入中亞細亞了。

我國漢、唐時代，經營西域，是以天山南路為重心。而天山南路，又因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將天山南路分成西域南道和西域北道。漢武帝派遣張騫通西域，是沿西域北道向西，把中國的武力，推進到西域的腹地心境。從此，東西方的交通大盛，文化的交流，貿易的發達，使得國人對漠漠無垠的大西域，逐漸增加了興趣，有更多的憧憬，也漸漸的有了認識和瞭解。

繼張騫以後，漢代另一位邊疆開拓者班超通西域，先後平定了西域五十六國，則是在西域南道的沿線。西域南道，是東西方通路中最南的一條交通孔道。循着這條道路往西，越過帕米爾高原，就可經由中亞細亞，進入歐洲。折而向南，則進入印度，和中南半島的其他各國。後來唐代三藏法師玄奘赴印度取經回國，正是經由西域南道，重回長安。

根據歷史記載，佛教於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二年）開始由西域傳入中土。當時月氏人就是循這條西域南道，進入中國的北方中原，從事貿遷，同時向漢民族的一些士人傳授佛經，介紹佛理，逐漸引起各階層百姓的崇信。自漢代末葉開始，經魏、晉以迄南北朝，沿着這條道路往來中、西的僧人，日益增多。

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六二七年），高僧玄奘赴西域求經，其實是經由西域南道，折入印度，幾乎遍歷印度全境，直抵印度洋岸。歷盡千辛萬苦，途經一百三十餘國，取得佛教經典達六百五十餘部之多。「大唐西域記」，翔實的記述了西域和印度諸國的地理位置和風土人情。是由玄奘口述，再由他的門弟子記載整理。這本偉大的遊記，成了後世研究西域和古印度歷史、地理、文化和風俗習慣的最重要資料。

今日東西方的考古學家、人類學家，都孜孜於古西域和東、西方交通情形的研究。雖然目前西域南路（天山南路）的西域南道早已沒落了。但這班探險家、考古家，在交通工具和探測器材大為進步的今天，行走在坎坷、荒涼的道路上，緬懷三藏法師當年西行的艱苦，和他堅忍不拔，不屈不撓的毅力和精神，也會不期而然的對這位偉大的宗教家、旅行家，產生崇高的敬意。

今日的西域南道的景況，已和唐代的情形大不相同。它不再是籠罩在佛教色彩和氣氛下的一片大地。遠從中亞的阿剌伯國家，將伊斯蘭教傳入這個地區，當地居民，已大半改信回教。伊斯蘭教的寺院，遍布西域南道各地城、鎮中。其中耶特噶路大寺院，以及因埋葬香妃出名的和卓「墳靈廟」而出名的回教寺院和建築，就是其中的代表。回教徒的信仰，非常虔誠。他們經常聚集在這些寺院中，祈禱禮拜。除了在喀什噶爾附近發掘到，開鑿建築在斷崖上的「三仙洞石窟和寺廟」的遺跡之外，其他地方，很少見到佛教寺廟。

不過，這一大片地方，從唐代開始，佛教流傳極盛，西域南道沿途各地，仍然埋藏有不少古代佛教遺物。最近不久，發掘出來一具樓蘭少女木乃伊，更是轟動一時。從她的裝束打扮看，顯然是一個佛教信徒。

從喀什噶爾（疏勒）經莎車至葉城一帶，是維吾爾族人聚居的地區。不過，雖然都是維吾爾族，風俗習慣乃至語言都不盡相同。如果你從葉城走向于闐，你會發現，從他們穿著和打扮看出來，于闐與葉城的維吾爾人，也有差異。于闐的維吾爾人，無論冬、夏，一年四季，不分男女，都喜歡戴上一頂黑色的羊皮帽。其他各地的維吾爾人，就沒有這種習慣。

于闐，是盛產美玉的地方。馳譽世界的「和闐玉」，真正的產地是于闐而不是和闐。因為經營玉器生意的人，和出名的雕刻師，都聚居在和闐，於是，和闐成了玉石和玉器的集散

地。人們便把產自西域西部的玉石和玉器稱之爲和闐玉。而這條西域南道，更因輸運玉石和玉器而馳名，人們也稱它爲「玉道」。

西域南道，可以說是古代歷史，和近代文物間的一座橋樑。人們只要進入西域南道，便會不由自己的想到這一帶地方，古代的繁榮和絡繹不絕的往來商隊和行李。特別是西域南道地方的歌舞。唐代天寶年間，逗留在長安的胡姬，曾是盛唐時期文人雅士、巨宦豪商，徵歌選色的對象。而「胡旋舞」更是盛行於長安仕女間的一種舞蹈。這些，都是經由西域南道，傳入到大唐京師長安去的。

在漢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七十二年）班超率三十六人的使節團使西域以後，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將都護府設置於喀什噶爾，即以班超爲西域都護，坐鎮喀什噶爾，先後達十八年之久。十八年間，班超率軍平定焉耆，其餘五十餘國均內附。直到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一〇二年），班超在數請還都未許之後，由其妹班固代爲奏請，和帝才勉強答允班超返回京師洛陽。足徵東漢年代經營西域，不僅是以天山南路爲主，而且是以天山南路中的西域南道爲主。

自班超離開西域後，西域內附諸國，有的稱叛，有的不再遣使朝貢，經營西域的成果，幾至蕩然。到了東漢安帝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年）安帝才又派遣班超的兒子（一說爲班超姪）爲西域長史，屯兵葉城及喀什噶爾。因爲早在班超離開西域之際，大月氏人已侵入印度北部，不時向西域南道已歸附漢朝的西域諸國，進行侵擾。

東漢桓帝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月氏人支婁加纖，經由西域南道，入玉門關，進入東都洛陽，傳大乘佛教，並於洛陽建佛寺，是爲我國正式有佛教寺院之始。其後安息人安世昌，也經由同一道路，進入長安，傳播小乘佛教。足證在東漢時代，這條西域南道，仍然是中、西交通的主要通道。

今天生活在西域南道沿途各地的維吾爾人，仍然雅好歌舞。歌舞，不僅是他們工作餘暇的消遣和娛樂，甚至可以說音樂、舞蹈，成了與他們生活不可分的要項，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份。維吾爾人，從出生到死亡，都脫離不了和歌舞的關係。

現代維吾爾人所使用的樂器，已和古代大不相同。唐代的邊塞詩中曾經有句云：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

「羌笛」，是古代西域人用來伴奏的唯一樂器。而今日維吾爾人使用的樂器，已遠比古代西域人進步得多，複雜得多。歌詞和曲調，也有很顯著的改變。不過，儘管在樂器和歌曲方面有很大的改變，但他們對歌、舞的熱愛，都絲毫沒有改變。可以說已經突破了時、空的界限，使得西域人的今、古情感，連成一體，溝通一氣。

這種對歌、舞的愛好，從古至今，不僅擴及西域南道所有的地方，甚至播及整個帕米爾高原，乃至中亞細亞。歌、舞，美化了他們的精神，豐富了他們的生活情趣。

隋煬帝大業五年，曾親自統軍西出玉關，出巡焉支山。高昌、伊吾等二十七國請降。隋煬帝是我國歷史上親歷西域邊地的一位皇帝。儘管在我國歷史上被指為生活奢侈放蕩的暴君，但在注意邊塞地方，着意於開疆拓土這一方面，仍然值得大書特書，加以稱道。

進入唐代，太宗貞觀十四年（公元六四〇年），遣大將軍侯君集率師擊滅高昌，改其地為西州，並置安西都護府，以統轄西域全境。到了高宗顯慶三年（公元六五八年），平定西突厥以後，又將安西都護府向西南方推進到龜茲（庫車縣）。很明顯的，經營的重點，仍然在西域南道的沿途地方。

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六七四年），波斯五卑路斯循西域南道入大唐京師長安朝貢，具勅封為「波斯國王」。再由原路返國，足見在初唐之際，西域南道，已越過中亞細亞，通達歐洲了！

樓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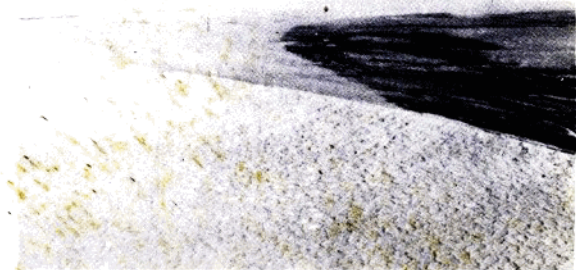
在天山南路，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東北，距離玉門關以西四百公里處，有一大片肥沃的綠洲。綠野青葱，駝、馬、牛、羊成羣。因此地方富庶、繁華。遠在公元前兩百多年的我國戰國時代，就有很多「東胡人」聚族而居。也有人說是北方匈奴人侵入西域以後，喜愛那一大片肥沃的綠野，而留居下來，逐漸成為當地的土著。大約在公元前二百年左右，當我國戰國末期到秦代統一中國的時候，他們便在這片沃野中，建立了西域最早、最大，也是最強盛的樓蘭王國。

樓蘭王國，地接中土，有意赴西域或是更西方的中亞、歐洲從事貿遷的商旅，出玉門關西行，經過白龍堆的一段長途艱困的跋涉以後，大約在十日行程以後，見到這一大片青葱宜人的綠洲，使他們胸襟為之一暢，也自然的選擇這個國度作為他們的休憩地。無論是從西方來的進口貨，或是由中原輸運到西方去的出口貨，都要在這個國家的地域中整理、打包。樓蘭這個西域古國，深受其惠，於是，更加繁富。

從樓蘭折向西南行，沿西域南道西走，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細亞，仍然有一段遙長艱苦的旅程。商隊從樓蘭重整行裝，起步西行，這個國家，也常予作長途旅行者以活力、信心和勇氣。

漢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年），武帝命大將軍李廣利率師大破樓蘭。樓蘭王請降，自稱願永遠歸附大漢，李廣利許之。

由於地理變化，羅布泊中盪漾的碧波，逐漸乾涸，使得原本是肥沃的綠野，變成不毛的荒原。於是，居民繼續遷離，去尋找適於生存的綠地。這個西域中的歷史古國，日益式微。曾經多采多姿的城邑，也隨之變為死寂。兩千年來，這個為大自然所吞沒的古國，被無盡的飛砂侵襲，為沙土所塵封，已不留絲毫痕跡，憑添無盡荒涼。



1 2 陽關：

位於敦化以南約二百公里處，是古代絲路中，自西域進入中原的主要關隘。漢、唐之際在軍事、交通及經濟上，均居極重要地位。自此向西，則為西域極南的「西域南道」，沿途有木蘭、且末、尼雅、于闐及和闐等綠洲城市直達我國國境線上的塔什庫爾干，或經由莎車至喀什噶爾。北向則經由玉門關，循西域北道，經樓蘭、庫車、姑墨（阿克蘇）至喀什噶爾。沿途的烽燧遺址頗多。登臺極目西望，綠洲處處，令人胸襟一暢。

3 4

玉門關：是漢代經營西域的前哨，與陽關並稱通向西域的兩大據點。當地有安西都護所屬的「玉門都尉」領兵駐守。唐代詩人王之渙有詩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渡玉門關。」就是指此。于闐所盛產的美玉，多由此入中原，故得「玉門關」的稱謂。

5 6

塔克拉瑪干沙漠，素有「行旅其間，難望生還」之諺。是一片杳無人煙的死地。有受風蝕形成的無數風化土堆，也有塩漬地質形成的硬土丘，蔚為自然奇境，也是人類無法生存的絕境。

7

通往樓蘭的沙漠道上，探險家曾發現散落地上的極多「開元通寶」，為盛唐玄宗時代的流通貨幣。由此可證實，遠在初唐，絲綢交通，已很頻繁。中原商隊經由絲綢往西域樓蘭一帶通商的，數已經不少。

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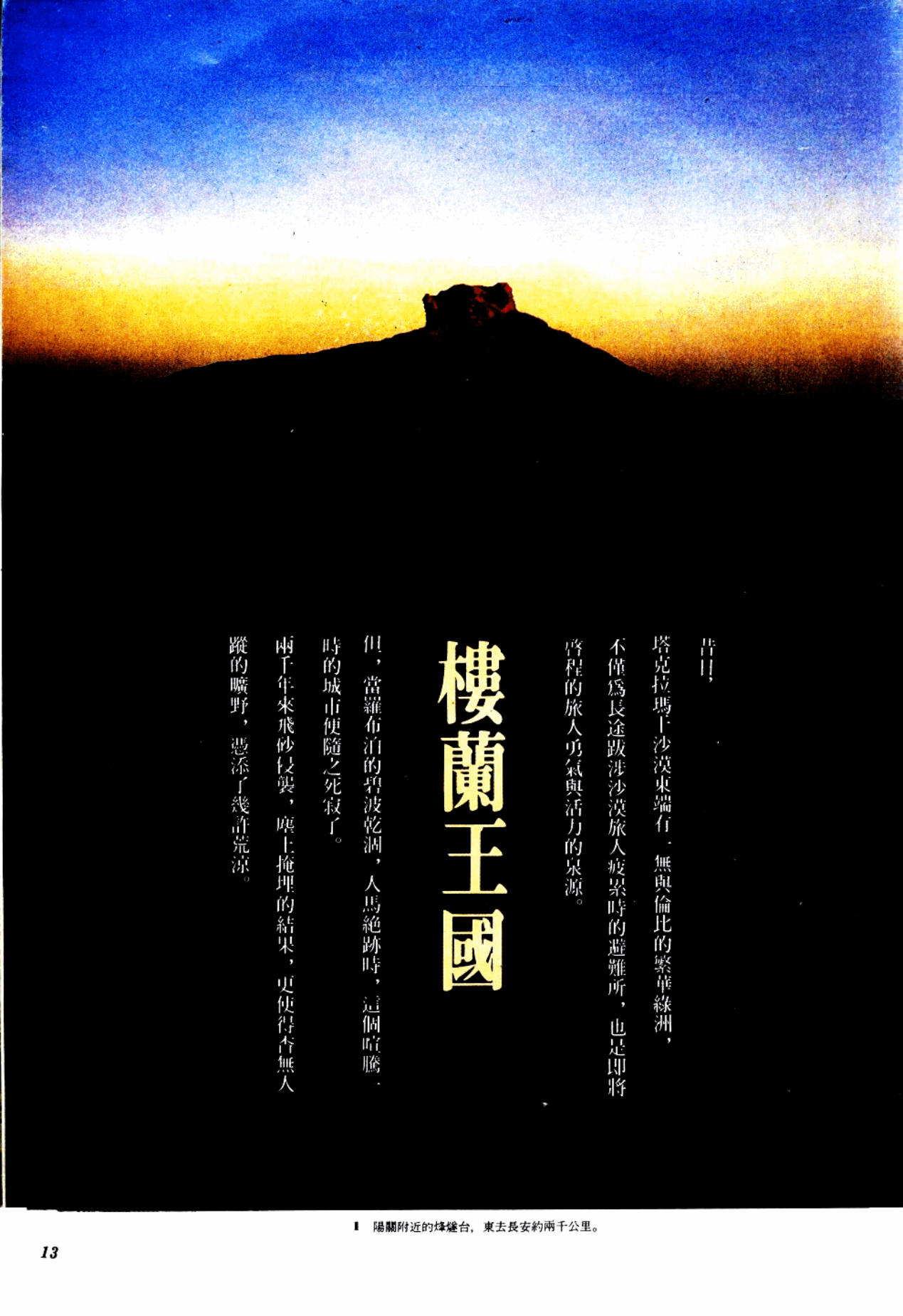
遠在兩千年前，「羅布泊」已出現在我國史籍中。「史記·大宛傳」中曾記載：「有樓蘭國，面臨塩澤。」其所指的「塩澤」，就是「羅布泊」。樓蘭王國何時消滅，歷史上沒有記載，已不可考。但羅布泊的乾涸，是樓蘭王國湮滅的直接原因，則是不可置疑的事實。

公元十九世紀末，俄國考古探險家布魯杰、巴路斯基，與德國探險考古學家利依德、霍漢，為羅布泊的遺址問題，發生爭執。歐洲地理學會，也因為他們的不同意見，分為兩大脈系。其門弟子仍各執己見。利依德、霍漢的高足斯文·赫定，創「飄蕩之湖」說，謂羅布泊以一千六百年為周期，向南北移動。至此，羅布泊位置之爭，方告平息。

一九八〇年，西方的探訪組去探察羅布泊確實位置時，却發現這座大湖，早已乾涸。而注入羅布泊的孔雀河，也近乎枯竭，僅在濱湖附近，留下若干小水窪。依據斯文·赫定的推定，湖泊應該是向南、北移動，而不應該會完全乾涸的。這個探測組，經過細密的勘探，仍然一無所獲，羅布泊的遺址所在，依舊成謎。

10

在古樓蘭王國遺址中，經考古探險家斯文·赫定及斯坦因等，先後發現高聳的佛塔遺蹟，也發掘到諸多佛教寺廟遺蹟和有關佛教文物，足證古樓蘭人，崇信佛教。法顯傳中曾經記載：「國王篤信佛教，僧侶多達四千人。」與近代發現的文物印證，信為不誣。

A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ing on a hill against a sunset sky. The sky is a gradient of blue and yellow, with the sun low on the horizon. The person is standing on a dark, silhouetted hill.

昔日，

塔克拉瑪干沙漠東端有一無與倫比的繁華綠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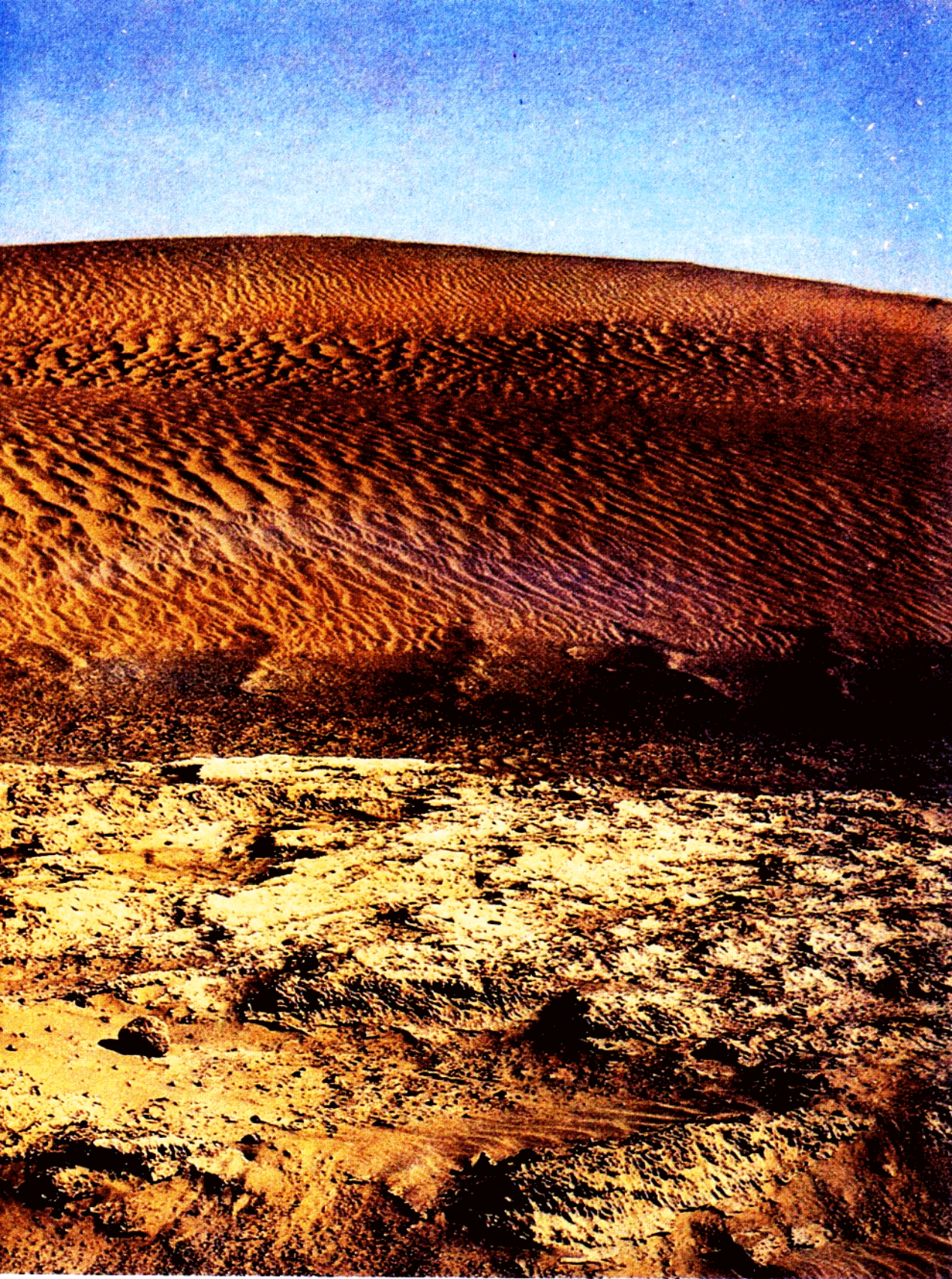
不僅為長途跋涉沙漠旅人疲累時的避難所，也是即將
啓程的旅人勇氣與活力的泉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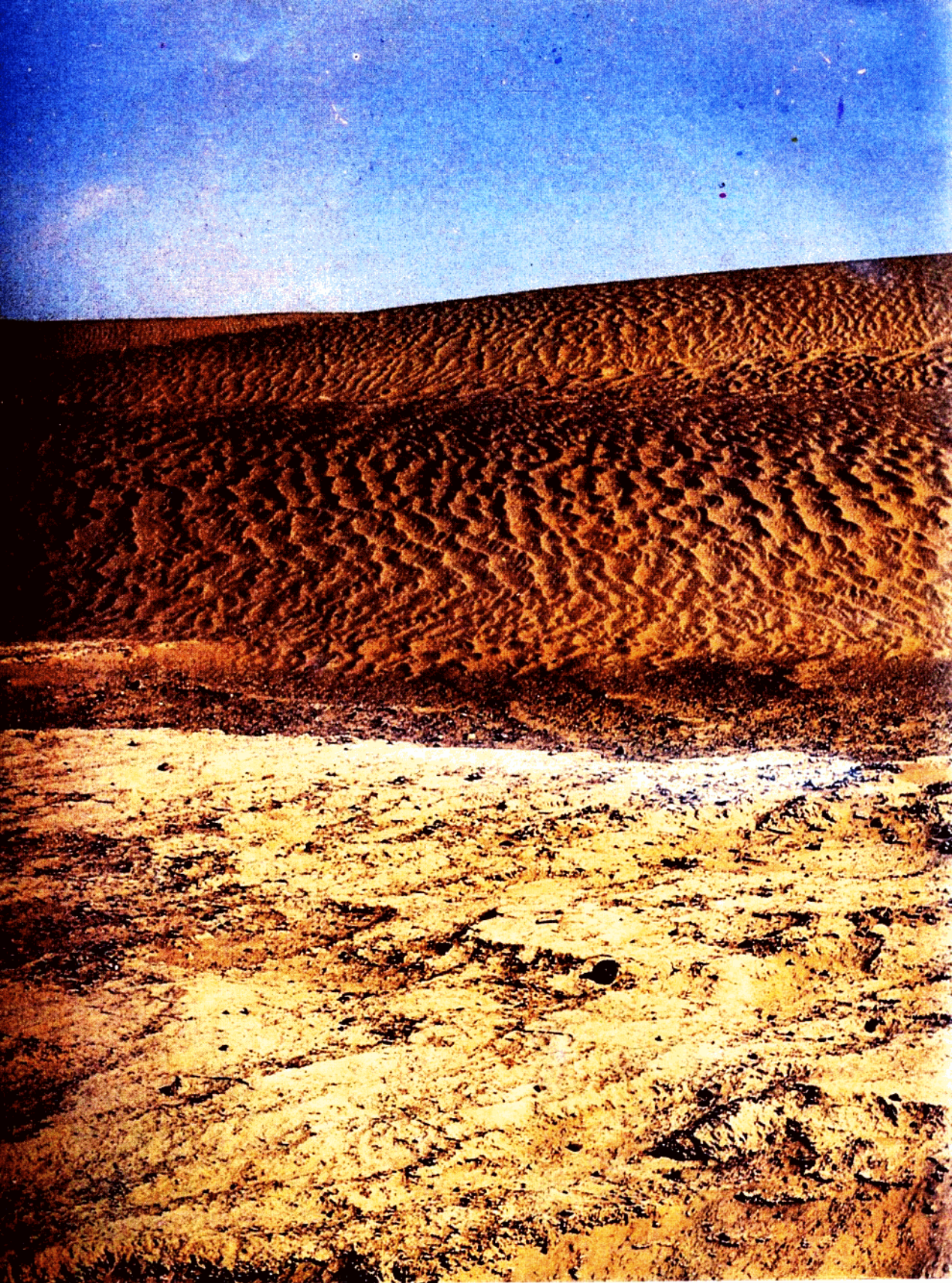
樓蘭王國

但，當羅布泊的碧波乾涸，人馬絕跡時，這個喧騰
時的城市便隨之死寂了。

兩千年來飛砂侵襲，塵土掩埋的結果，更使得杳無人
蹤的曠野，憑添了幾許荒涼。

■ 陽關附近的烽燧台，東去長安約兩千公里。





2 自陽關附近，矚目西望，一片死寂的沙漠，就是把天山南路畫分為西域南北兩道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

